

海风居住的葫芦岛

□陈佩君

是个好日子。码头边,秋日的海风宜人,海浪拍打的声音也是缓缓的,带着一缕轻柔的哼唱,又透着一股明媚的思量。那艘驶往葫芦岛的“观云”号客轮在秋日的午后,静静地等候着我们上船。

“哇,没想到,去葫芦岛的班船这么豪华。”同伴赞叹不已。这艘观光客船,共分为五层,设有普通客舱、贵宾室、吧台等,甲板上还有露天观景平台。一切都是锃亮崭新,豪华气息挟裹着透骨新鲜的清新的海风扑面而来。

很快,同伴质疑:“葫芦岛,只是一座小岛,常住人口少,且又老龄化,这班船肯定亏钱。”

“政府当然是亏钱的。”船上工作人员笑盈盈的答复声刚落,下,旁边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,欢欢喜喜地又搭上了话头:“但老百姓很是上算,船票才 元一趟,想想去普陀山都要元一趟,葫芦岛比普陀山总归远一点嘛。”

“阿姨,依葫芦岛居民吧?”

“是的,是的。”老人和旁边三五个乘客一起应答着。海边人爽朗,边说边笑着,连笑声都跟浪花一般哗啦啦爽快,还加上一句:“阿拉通通都是葫芦岛人。”

一船笑语飘在烟波袅袅的海风里,澄净如碧的海水也忙不迭与船儿喃喃私语。

葫芦岛是一座悬水小岛,因其形状如葫芦而得名,音似“福禄岛”。小岛很静,民居很有特色,大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,依山而建,顺山而上,石头为地基,水泥砖瓦楼房,且大多两层。房屋建筑很厚实很牢靠,这是肉眼就可以看到的。

雪却输梅一段香

——小议宋韵较于唐风之长处

□青夏

唐与宋的存在,之于华夏文明的天空,仿佛是日与月的交相辉映:一个热烈,一个清冷;一个刚劲,一个柔弱;一个奔逸,一个收敛。

把唐风比作太阳,自然很好理解。“如日中天”,纵观中华历史,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朝代,可以如此妥帖地诠释这个词。“会当凌绝顶、一览众山小”,国力强盛,文化繁盛。王维一首《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》“九天阊阖开宫殿,万国衣冠拜冕旒”更是栩栩再现了当年八方来贺的盛况。唐文化,浓墨重彩,国色天香。凝望触摸盛唐这段历史,你会感觉是夺目的,滚烫的。

除了晚唐的祸乱倾轧,整个唐朝的基调是积极、明快的。相比而言,宋在色彩上不免有些黯然,“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国难家仇,使人常恨。然而两宋三百年间,一边长期浸淫在“遗民泪尽胡尘里,南望王师又一年”的绵长国恨,一边却孕育出延续千载、生生不息的宋韵文化、被称为中国史上的文艺复兴。思想、制度、科技、艺术、建筑……各个领域百花齐放,宋代文明之丰盛,集大成者无出其右。重文轻武的治国之略是一把双刃剑,既造就了军事和外交上的颓弱,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崛起。这些文明之灿烂,也足以是冲破黑暗的的一道光亮,从这角度来讲,如果说唐像是太阳散发出发旺盛的热力,宋文明就像是月华照亮漫漫

鹿栏秋深

□李慧慧

鹿栏,多么有诗意的名字,我们小时候总是称之为“后沙洋”,那时我不知道这些名称的来源,直到后来才知,附近那座山叫鹿栏山,所以才有“鹿栏晴沙”的美称,而山下面的这片海,是在沙洋村的后面,所以当地的人们称其为“后沙洋”。如今,鹿栏山更名为石鹅山,前几年山脚下还建了一条隧道,把岱东与东沙两个乡镇打通了。但在私底下,我还是愿意称它为“鹿栏”,毕竟“鹿栏晴沙”的美名仍然存在。

在深秋的秋光中,去鹿栏探秋,是一件有趣且浪漫的事情。驾车沿着通往中国海防博物馆的小路前行,车子行驶到半山腰时,把车泊在路边,然后继续徒步前行。沿途,一片片浓绿的秋叶在微风中向我微笑着,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,一拨接持续回荡。这片诚挚的撞击声,带给这片土地别样的秋意,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海岛的秋天,与其他城市的温和完全不同。

这片山头有时候会出现几只雪白的小羊,它们是当地村民所养。一只只白色的小羊悠闲地在山间自由漫步,有些在嚼草,有些天真地望着我们,有些欢快地跳跃。我总是担心它们会在主人不注意的时候走失。但奇怪的是,这些小羊非常听话,一只也没有乱跑。

“每一块砖头,每一块石头,都是一船一船地从陆地运过来。”

“那时的渔业资源很丰富,葫芦岛就是金银岛啊,看看这些民居,幢幢都是豪华版。”

的确,看一眼当地民居,就可以遥想当年舟山渔业资源丰富时期的富足。事隔多年,静默的民居任凭海风穿梭,曾经的繁华深深地烙在一砖一瓦之中,无声也是一种诉说,我们都听得懂,飘在风中的,都是似梦非梦的往昔。

这里已多的是一座座空房子,满眼可见肆意攀爬的满墙青藤,墙上的砖雕如遗落的时光。偶尔见到的几位白发老人,或围桌打牌,或望海独思,或絮絮聊天。葫芦岛很小,很快,我们来到岛之中心,一座现代风的两层白色建筑,在一片上世纪八十年代风格的老房子丛林中,突兀而现。巨大的透明的落地玻璃窗,简约时尚的墙面,与渔家风格迥然不同,便是我们要住的“十间洋房”。“十间洋房”真的是个很好的名字,面朝大海,即饱览自然之美,又有城市的舒适慵懒,是个度假的好地方。曾经随渔业资源衰退而衰败的葫芦岛,正在以其独有的海天旅游资源慢慢走向复苏。

葫芦岛,与普陀山一水之隔。从葫芦山的任何一个角度望去,普陀山的万佛塔、佛顶山都几乎尽收眼底。“咫尺佛光、福祿禅乡”,果真如此。“知道不,以前对岸的普陀山姑娘都会嫁到咱葫芦岛来。”白发苍苍的老阿婆诉说着当年的情形,“当时葫芦岛是真的富啊!人真是兴旺啊!我们村里的姑娘都不会外嫁出去!”靠海

吃海。葫芦岛周边有广阔海域,位于普陀洋、黄大洋、莲花洋交界,中街山渔场和洋鞍渔场在此交汇,海产极为丰富,盛产大黄鱼、带鱼、墨鱼、鲳鱼、鳓鱼、虾、蟹等,同时在潮间带,牡蛎、笠贝、杂色蛤、黄螺、泥螺、马蹄螺、佛手、扇贝、紫菜、海带、珊瑚藻等海洋生物也极为丰富。上世纪末随着渔业资源衰退,富足一方的葫芦岛如许多渔业岛一般逐渐萧条,这个只有 平方公里小岛的人口从高峰期近 人,到目前仅剩难以离舍家园的少许老人。

老人与海相处一辈子,骨髓里都带着海味,这辈子都不会想离开海了。岛四周的海波光闪闪,老渔夫撑一艘简易的小船,出没在波涛中。这小船就是几片木头裹着几块白色泡沫,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机器。老渔人划动着木浆,在苍茫海天之间,一人一舟一天地,就可以捕上活蹦乱跳的鱼虾蟹。我站在海边,抬头仰望海上仙山金光闪闪的佛塔,低头遥望老人与小舟在汪洋大海之中飘飘荡荡,撒网打鱼,人与海天浑然一体,恬淡如画,出世亦入世,好一场逍遥人间游。

海风中没有堆积的孤单,只是一场生计的奔波,海天之间,云层之上,没有牵绊的云卷云舒,却有海的慷慨馈赠,活蹦乱跳的鲜活鱼虾正跃入小舟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碧海蓝天,幽幽古风,令人思绪万千,想想自己是谁,只不过就是天地苍穹之下过客而已。无须忧郁所得太少,无须欣喜所得之多,只是珍惜眼前这一刻,古往今来,人类大抵都是如此过来的。

清正。平民阶级有了更多机会为官为政,如范仲淹、吕蒙正都是出自寒门。如此既扩大了统治基础,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士人的整体素质。

宋代一大思想硕果是理学。然最有集中代表性的程朱理学在一部分人眼中,很被当作是封建纲常用来扼杀束缚人性的工具,理由是朱熹曾强调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虽然考证已经澄清明了朱子所谓人欲是指穷奢极欲,而并不是抹杀人性。可是即使是个人本能的人欲,也需要受到天理的约束。什么是天理?在国难当头的时候,舍生取义就是天理,贪生怕死就是人欲;在忠孝难两全的时候,舍小家为大家就是天理,儿女情长就是人欲。人欲,要在天理的框架之下才能显出端正。这是儒家精神在为仕中的应用,宋人将这种精神光大到极致:宋虽文弱,宋人的风骨却硬,文天祥狱中作《正气歌》后从容赴死,陆秀夫带着小皇帝悲壮投海,无不令人唏嘘。

……

行走在历史长廊,五千年文明如繁星闪烁。若问唐日宋月哪个更灿烂?忽想起一句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。梅虽没有雪那样白得透彻,却自有幽香作风骨,留得清气满乾坤。

站在高处远眺山下的大海,夏天时游人如织,秋天则呈现不同的景象。徜徉在鹿栏山上,可以听到各种熟悉的声音,鸟歌、虫鸣、羊群的咩咩声、海浪声、远处游人的嬉笑声,听着听着,心就会静下来。秋风拂过,树林摇曳,树叶轻轻颤动。一些叶片难以抵挡风势,纷纷飘落。然而,即便是落叶,也依旧绚丽多彩。有些叶片堆叠在一起,形成艳丽的光景;有些漫不经心地飘落在泥路上;有些则悠然飘荡,仿佛渴望靠近海岸,却又自然而然地停在了中途。漫步在树林间,脚步踩碎这些五彩落叶,发出沙沙的声响,别有一番情趣。

鹿栏山,历史上闻名遐迩。据传,鹿栏晴沙是徐福率领三千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不老仙丹的起航地点,因此有了附近的渔村上船跳,传说那就是徐福登船的地方。还有一则传说,说将军出征前在这里祭奉马匹,无论真假,那已成为过去的历史。徐福消失了,将军与马匹也渐渐远去,但这里仍然散发着庄严的历史氛围,时间虽过去,却无法抹去。

天色日渐暗淡,红霞如酡,浮动在海面上。鹿栏山与山下的沙滩展现出另一番景色,妖娆而美丽。

葫芦岛有我喜欢的美。低调的实实在在的,用不着炫耀,只管好好地享受此刻的美;不人云亦云,不追求热闹的网红打卡点,只需欢喜着每一天发现的美。葫芦岛适合我,做一个穿越世纪的梦,梦里有我走过的岁月记忆和标签,穿过我的身体,让每一根沉睡的神经冰裂,那声音,只需一点契机,就会无数次复活。葫芦岛适合我,做一个让过去与现在交汇点的神奇之梦。穿过窄窄的巷子,走在民居间,路两边的房子,前门对着后院,到处都是挤挤挨挨的烟火气,还有淡淡的渗入的现代气息,人们休闲着,享受着,似乎远离现代生活之喧嚣,却又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动,这就是现代人追寻的都市与乡村的平衡之美吧,这就是现代版的福寿人生吧。心灵活得通透了,日子也就变精彩了,生活更是变舒心了。

风一直在吹,涛声、波光、渔歌……岛的一切,静静私语,且不间断地倾泻着,那条往事可重现,未来可遇见的甬道在逐渐打开,仿佛往事瞬间消退,仿佛幸福初来乍到。

海风居住的葫芦岛,能找到一种契合自己独特的生活美。在这里,摒弃红尘的杂念,无根,在头顶之上合十,海那边是金光闪闪的普陀佛塔,亮堂堂的。沧渊之上是晴空,紧贴双脚的便是一浪挟裹着一浪的雪白浪花,吸尽海天之美。

海风一阵又一阵吹来,若不想让它们转弯就离开,就让它们和你一起居住在葫芦岛吧,一起静默着,一起用心,慢慢谱写一首海风居住的葫芦岛的歌谣吧。

番薯干

□杨梅

友人送我“一点点”番薯干。禁不住满满的回忆杀。

想当年,番薯干是充饥的首选。

那还是大集体的年代。生产队在山顶建了晒场连仓库。“一夜北风紧,日晒番薯干”。农历十月以后,番薯大量收获,正值干燥的西北风盛行。为了长久保存番薯,智慧的农妇们把番薯(不带洗的)刨成条,利用呼啸的西北风加上懒洋洋的冬阳,没几天就把番薯连吹带晒成香喷喷酥脆的番薯干。孩子们在山上玩累了,也饿了,妈妈们便把番薯干上沾着的泥土用手扒拉掉,刨掉外皮,让孩子们啃着番薯芯继续撒欢去。

几天以后,生产队仓库的番薯干堆得比人高。“分番薯干啦。”会计把算盘打得劈里啪啦响,报着每户人家的可分得的斤两。一边的孩子们不时揪几条番薯干往嘴里送。

接下来到第二年秋天稻谷收获的这段时间里,家里除了春节那几天,几乎一日三餐都是番薯干汤了。锅中煎熬着的一碗白米饭,这是给干重劳力的父亲吃的,弟弟还能蹭几颗从碗里溢出的饭米粒。就算来年分了谷子,家里还是把好多的谷子换邻家的番薯干。城里人一公斤大米可以换十四公斤的番薯干。

柴火灶烧番薯干汤很费时间的。大半个小时过去了,蒸汽终于冒头,但大铁锅里的番薯干还没有熟透,至少还得焖半小时后才能揭锅,这时候番薯干才马马虎虎有八九分软烂。

有时,为了快速把它软烂,主妇们还往往会往锅里添点小苏打,出锅的番薯焦黄、喷香。但很多年以后才知道,这样其实不健康,把营养素都破坏了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十四公斤大米也换不到一斤番薯干了。盖大米常有,而番薯干不常有啦。番薯干汤成了时尚养生人士竞相追捧的宝物。一些农家乐经营者,则把番薯干汤作为招牌招揽生意。

友人的番薯干细细的,一看就知道不是农家的那种刨具刨的,而是用有更细网眼的菜刨刨的,刨前已把番薯洗得干干净净。比起以前的简单粗暴,这细细的番薯干可谓是“慢工出细活”。我捞一把番薯干,和一点小米,放几枚红枣、莲子和花生,一起下入电饭煲。四十分钟后,八宝番薯干汤大功告成,再放一勺蜂蜜,从嘴里甜到心里。

几根小小的番薯干,从糊口充饥到小资养生,见证着生活的变迁。

